

出版史研究

坊刻？家刻？--從清刻《讀杜心解》版本談起

郭明芳*

版本上判別家刻或坊刻，一般來說，多半根據該書所刻堂號與扉頁是否有廣告文字而定。這樣的判定，雖說最穩健，但也不能百分百準確。蓋從明清以來出版生態看，有一種屬於坊私合作刊行者，要如何歸類，或判為坊刻本，或判為私人刻本，不一而足。

除此之外，尚有一種情形更是麻煩。那就是某坊翻刻(盜印)甲書坊的書，甚至連甲書坊名號也一併刻進扉頁者，要如何著錄？某書坊刊本等於甲書坊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但館員在沒有太多時間去判斷，通常就會將某書坊翻刻視同為甲書坊所為。而這樣的例子不少，如《明季南、北略》、《臺灣外記》等均是。

當然，如果能仔細核對兩本，如有相當差異，很容易就可找出破綻。但大多數館藏不可能准許這麼做。所幸今日拜網路資料庫發達之賜，吾人可透過網路古籍資料庫書影比對本館藏書，綜合判斷。

當然這種盜印不限於書坊間的行為，家刻與書坊間亦有之。浦起龍所著《讀杜心解》或許可以作為一例，詳為說明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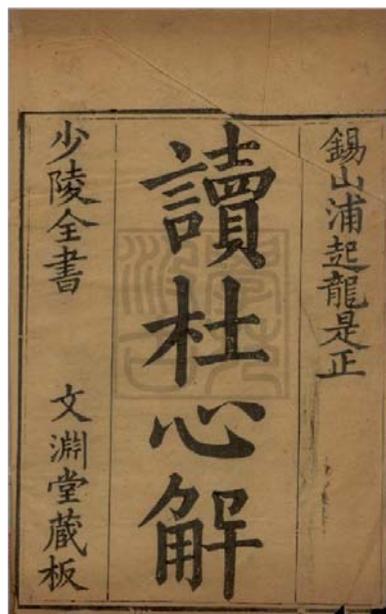
浦起龍(1679-?)字二田，江蘇金匱人(今無錫)。雍正進士，任蘇州府學教授，通史學，散文宗法唐人，所著《史通通釋》對《史通》的詮釋有一定參考價值。另有《讀杜心解》。

一般著錄《讀杜心解》，或許因為扉頁有「靜寄東軒」，或序文中有浦起龍序等註記，而認為是浦氏家刻本。如果是家刻本，現所見有多種不同扉頁者，均作家刻本，似不合常理。

文淵堂坊刻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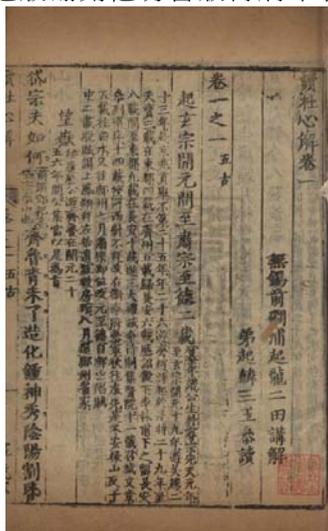
此書有坊刻。首先筆者以清文淵堂藏版《讀杜心解》開頭。此本北大所藏，很顯然是書坊印本。

此本有扉頁，作「錫山浦起龍是正。讀杜心解。少陵全書、文淵堂藏版」。核之文字漫



*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

漉，似非初印，或是根據他版翻刻他坊書版再刷印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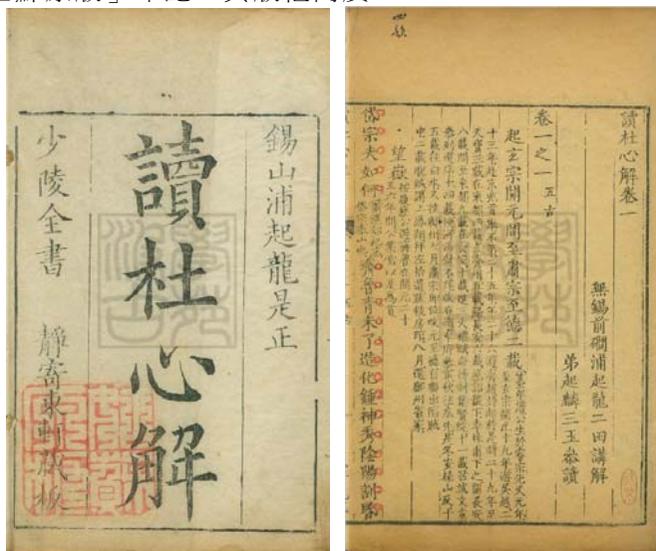


北大藏本文淵堂《讀杜心解》書影

除此之外，另外有三部，或被認為是家刻本。筆者以甲、乙、丙代稱，並加以介紹考論之。

三種刻本辨疑

甲本，北京大學藏，該館著錄「清中期翻刻本」，有扉頁，文字如文淵堂本，作「錫山浦起龍是正。讀杜心解。少陵全書、靜寄東軒藏版」。此本扉頁又有「姑蘇原版」印記。其版框高廣 18.8cmx13.5cm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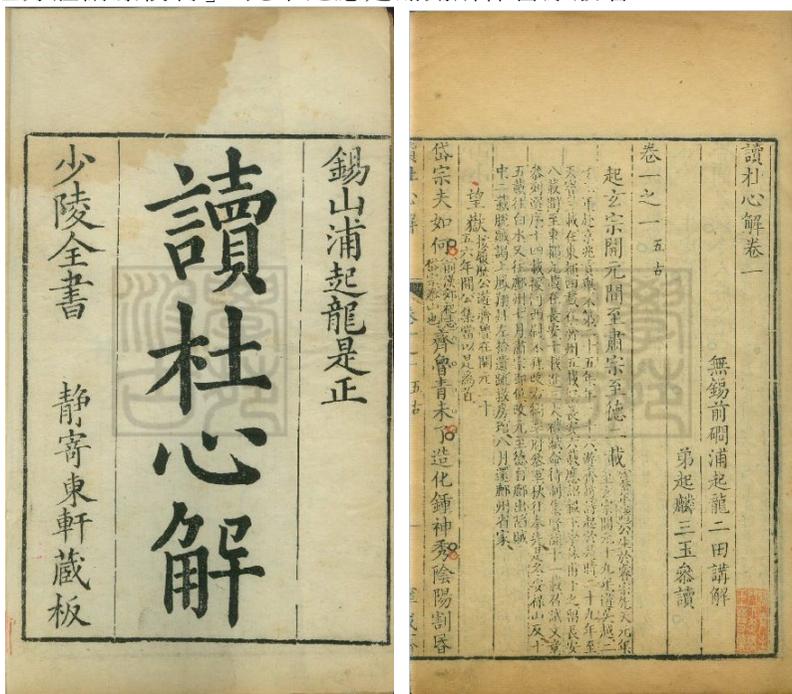


北大藏署靜寄東軒《讀杜心解》(清中期翻刻)書影

推論此版，或者是摹自姑蘇原版圖書，故標以「姑蘇原版」招徠客戶。此版亦可說是書坊翻刻本。又核之卷一葉一文字(尤其「心」字)，則與文淵堂本接近。此本一出，又為文淵堂再翻印。故知文淵堂刊印時間或也在清中期以後。

乙本，北京大學所藏，亦有扉頁，文字次序同文淵堂本與甲本，作「錫山浦起龍是正。讀杜心解。少陵全書、靜寄東軒藏版」。又核之卷一葉一書影，知此本與上述兩本極為接近，但實際上乙本又有小異於甲本。其版框高廣 19.2cmx12.7cm。其書衣貼簽印「介邑文會堂記」朱印。文會堂應是經銷商印記。

又遼大所藏一種與此同(版框高廣 18.6cmX13.6cm)卷一後木記鐫「雍正甲辰三月前礪浦氏刊定」、卷六後木記鐫「雍正乙巳六月前礪浦氏刊定」，首卷末鐫「姪芳體蘭潔校刊」。此木記應是翻刻所保留原版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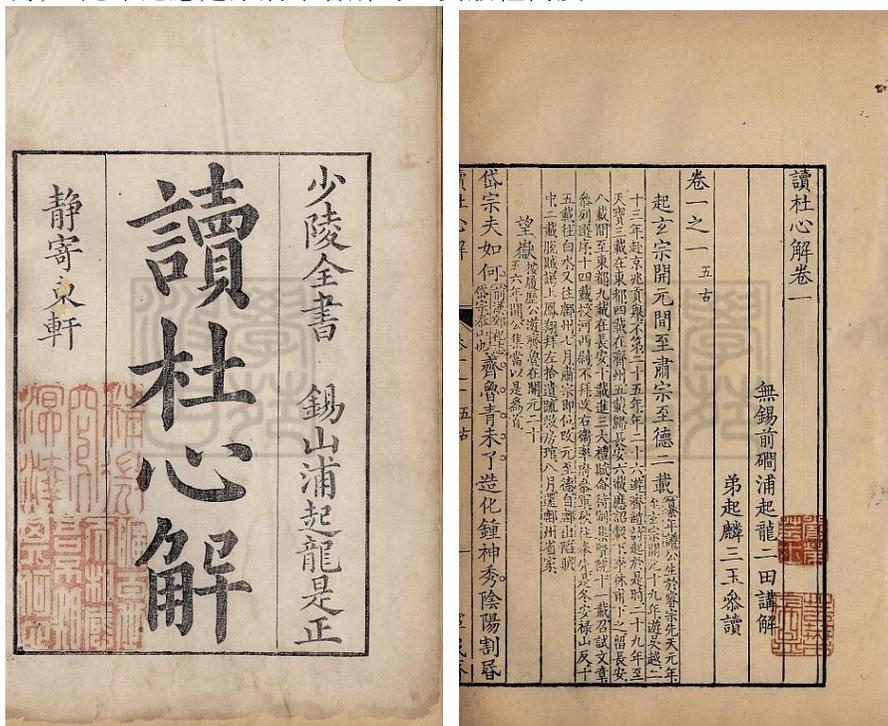


北大藏本署靜寄東軒《讀杜心解》書影

而根據上述甲本扉頁鈐印知，乙本為姑蘇(今蘇州)所刊行，亦應書坊所刊(盜印)。其刊印時間，或於乾隆時，較甲本稍早。

丙本，蘇州大學所藏，台灣林文龍亦有藏一部，有扉頁，文字次序與上述諸種不同，作「少陵全書、錫山浦起龍是正。讀杜心解。靜寄東軒」；又有

印記二：「曠百世而相感吾不知其何心」(出韓文)與「精微穿溟滓」(出杜詩)。此印記應是原刷印者所為。其版框高廣 18.8cmx13.5cm。



蘇大藏本靜寄東軒《讀杜心解》書影

核之卷一葉一書影，版式與上述三種不同，又鈐印有雅章，或可知為原刻本。至於是否真是家刻本，抑或坊私合作下產物？筆者從此本流傳至今較少推論，應屬家刻本。蓋家刻印數本不會多，流傳至今，鳳毛麟角，是正常的。此本於雍正間刊印，或許姑蘇書肆見之，取以翻雕印售。

幾個實例判別

透過以上分析，吾人可以知曉《讀杜心解》版刻高廣與相關情形，並據此對各館所藏進行重新判別。現以學苑汲古網站並筆者近日所讀之書為例，進行說明。

例一：鄭大藏本著錄版框高廣 19.1x13.5cm，又扉頁作「錫山浦起龍是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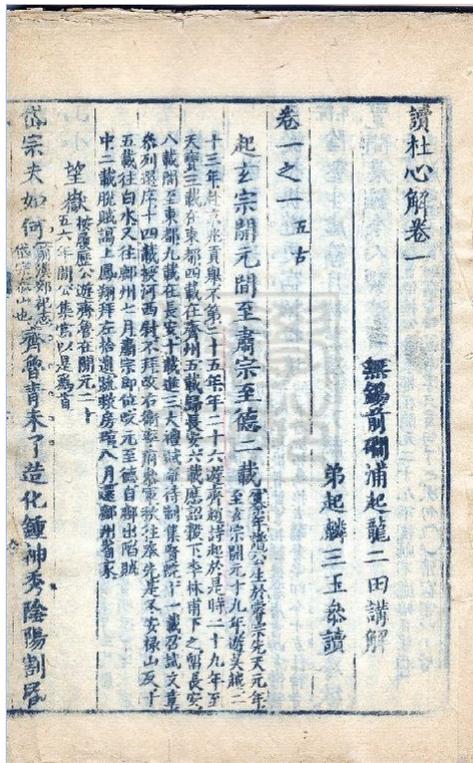
讀杜心解。少陵全書/靜寄東軒藏板」。卷六末木記鐫：「雍正乙巳六月前礪浦氏刊定」。故可判斷亦為姑蘇所刻印，亦即本文所談之「乙本」。惟此本另有「光華堂發兌」，或可知此書為光華堂所經銷。

按，北大藏本有「介邑文會堂」，與此本來看，此書似乎經銷商遍及不少

地方，可想見此書之熱銷。那也可以解釋會有他坊翻印的此書。

例二：北師大藏本，亦著錄雍正二年刻本，未見有任何註記，僅書影一幅。

核對書影，知此本當為文淵堂刻本。



北師大藏本書影

例三：《安徽大學圖書館館藏古籍書錄》(合肥：黃山書社，2013 年 10 月)著

錄作「雍正二年無錫浦氏寧我齋刻本」八冊，版框高廣作 19.2x13.5cm，內封題「靜寄東軒藏版」。(頁 141)由於《書錄》著錄扉頁未全，且未附書影，透過版框高廣難以判斷。僅能依流傳多寡，判別非丙本而已。

按，此例亦可說明提要的撰寫，其所提供某書內外訊息應如實與齊備，否則吾人無法透過此類書目判斷版本。

至此，吾人可以確定真正屬於家刻本者為丙本。後姑蘇書坊翻刻者為乙本。或許此本推出，於市場頗有銷路，遂引起他坊再翻刻。甲、乙二本皆屬於書坊翻刻、再翻刻，雖扉頁署「靜寄東軒」，但不能以家刻本目之，應作坊刻本。丙本於清中期又為文淵堂翻刻。